

# 蔚县剪纸的艺术特征与民俗文化内涵探析

董文雪<sup>1,2</sup>

1 韩国草堂大学, 韩国 全罗南道务安郡 58530; 2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 蔚县剪纸作为中国北方剪纸艺术的杰出代表, 以其精湛的刻工技法、浓郁的色彩语言和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蕴, 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本文从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双重维度展开研究, 通过分析其历史源流、工艺体系、传统思想影响及地域特色, 揭示其“以刀代笔”的技艺独特性与“天人合一”的文化象征性。研究发现, 蔚县剪纸不仅承载燕赵文化的阳刚之美, 还通过传统哲学思想的视觉转化, 构建起民间社会精神世界的符号系统。但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背景下蔚县剪纸面临诸多挑战, 亟需探索其创新保护路径, 推动传统手工艺的活态保护, 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机。

**关键词:** 蔚县剪纸; 阴阳刻技法; 民俗叙事; 文化生态

##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Folklor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Yu County's Paper-cuts

Dong, Wenxue<sup>1,2</sup>

1 Chodang University, 58530, Republic of Korea

2 Shijiazhuang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paper-cut art in northern China, Yu County's paper-cuts, with its exquisite carving techniques, rich color language, and profound folk cultural implications, have become a treasure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rough analyzing its historical origin, technological system,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t reveals the uniqueness of its technique of "using a knife instead of a brush" and the cultural symbolism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The study finds that Yu County's paper-cuts not only carry the masculine beauty of the culture of Yan and Zhao regions but also construct a symbolic system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folk society through the visu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oughts.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Yu County's paper-cuts face many challenges.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innovative protection paths, promote the living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nd enable it to rejuvenat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Yu County's paper-cuts; Yin-yang carving technique; Folk narrative; Cultural ecology

DOI: 10.62639/sspehe01.20250104

民间艺术作为地域文化基因载体, 其独特性与文化认同功能愈发凸显。河北蔚县剪纸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成熟的艺术形态虽定型于清代中晚期, 却承载着自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汉画像石程式至宋元寺观壁画的多层文化积淀, 呈现出原始图腾崇拜于儒释道哲学互渗的复合性特征。据(清)杨笃纂修《蔚州志》(光绪三年刊本, 卷九·风俗志)记载, 该地区至光绪时期即已形成戏曲与剪纸艺术的共生系统——200余座明清戏楼遗存, 与剪纸艺术共同建构起“八百村堡八百戏楼”的文化地理景观, 为研究华北民间社会文化生态提供了活态见证。

### 一、民间艺术研究的兴起与蔚县剪纸的定位

1950年, 日本颁布《文化财保护法》, 提出“无形文化财”概念, 搭建起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研究的框架, 为后续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历经半个世纪的理论沉淀与实践探索,

2003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及界定标准, 推动全球对民间艺术的重视达到新高度。2009年, 中国剪纸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非遗”身份将中国剪纸带入全世界共识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语境中, 吸引更多学者从剪纸的地域特质、象征意义、文化内涵、保护与传承、产业经济等人类学及其他多学科领域展开研究。在国际民间艺术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 蔚县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分支, 凭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成为研究民间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关键样本, 其承载的不仅是地域文化, 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本土文化身份的坚守与表达。

### 二、历史演进与技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蔚县剪纸的发展历程深深扎根于地域文化且不断演进与升华。其起源与早期的民俗活动紧密相连, 在岁月的沉淀和当地戏曲文化的滋养下,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技艺体系, 为后续艺术发展与

(稿件编号: EHE-25-4-19001)

**作者简介:** 董文雪(1990-),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讲师, 河北石家庄, 050000; 韩国草堂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韩国全罗南道务安, 58530。

文化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萌芽与初步发展: 民俗土壤中的孕育

蔚县剪纸最早源于民间刺绣花样, 起初只是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装饰需求而进行的简单图案描摹, 造型多为基础的几何图形以及常见的动植物形态, 制作工艺也尚显粗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剪纸艺术开始深度融入民俗活动。唐朝杜甫诗作“暖汤濯我足, 剪纸招我魂”中, 清晰展现出剪纸在民间信仰范畴的应用, 有力印证了剪纸自诞生便与民间生活存在紧密联系。

随着春节、庙会等民俗活动日益丰富, 剪纸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广泛应用于门窗装饰、祭祀用品等。剪纸题材也从简单的图形逐渐向蕴含民俗意象的内容转变, 工艺上也有了显著进步, 出现折叠剪纸与阴刻技法, 线条更为流畅, 造型也更趋复杂, 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早期的演变过程, 实质上是剪纸艺术在民俗文化语境中不断汲取养分、自我发展的外在表征, 每一次的变革都承载着民间生活的独特气息以及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深切祈愿。

(二) 成熟与繁荣: 戏曲文化催生的艺术高峰

戏曲和蔚县当地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唐朝末期李克用父子逐鹿中原, 倾其财力物力人力, 使蔚州成为建立后唐的主要根据地, 其子李存勖痴迷戏曲, 建立后唐后更是与诸多伶人交往密切, 这种对戏曲的热爱和推崇, 逐渐在晋、汾、蔚、朔一带形成风俗, 蔚县的戏曲文化也因此得以繁荣兴盛。此后, 清朝历代皇帝皆喜爱戏曲, 蔚州既有戏曲的传统, 又是当时内地和边塞交流贸易的早码头, 其戏曲事业自然而然更加繁荣。

清代中后期, 蔚县的戏曲文化步入鼎盛阶段, “八百村堡八百戏楼”生动勾勒出彼时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戏曲的繁荣使蔚县戏楼的发展异常鼎盛, 据统计目前保存完好的古戏楼尚有200余座, 不仅式样繁多建筑精美, 墙壁上还绘制有各种宣扬英武孝忠的画面, 堪称中国北方戏楼文化大观园。除戏楼外蔚县还拥有众多庙宇, 其建筑造型气势不俗, 且蕴含深厚的艺术性和文化性, 如故城寺内拥有大量的彩绘壁画, 用法自然, 上色随性, 色彩纷呈, 这些多元化的思想共同构成了蔚县丰富的文化内涵, 为蔚县剪纸的造型、题材和设色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

戏曲的蓬勃不仅催生了实体戏楼, 更滋养了民间艺术土壤, 直接推动了剪纸艺术的革新。艺人们凭借精湛技艺与巧妙构思, 将戏曲人物的风韵风姿、戏曲场景的精彩瞬间融入剪纸创作之中, 极大地拓展了剪纸的题材范畴, 丰富了其表现形式。在与戏曲文化的深度融合与相互渗透过程中, 蔚县剪纸逐步构建起“以刀代笔, 阴刻阳镂”的独特技艺体系。这一时期, 艺人们自行制作的刻刀工艺精湛, 能够雕琢出极为纤细的线条, 精准入微地刻画戏曲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纹理等细节, 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在色彩运用方面, 从最初的单一色彩, 发展为点染工艺, 大胆选用红、

绿、黄等原色, 色彩饱和度高, 对比强烈, 营造出热烈欢快的视觉效果, 与戏曲舞台热闹欢腾的氛围相得益彰。

清末时期, 以吕家戏曲人物和翟家花卉为典型代表的艺术风格应运而生, 吕家戏曲人物剪纸以戏剧性构图再现戏曲人物的英姿飒爽, 如《长坂坡》中的赵云, 英勇无畏、英姿勃发; 而翟家花卉剪纸则以细腻的点染技法表现出花瓣的丝绒质感, 如《牡丹图》中的牡丹, 娇艳欲滴、栩栩如生。这象征着蔚县剪纸在艺术风格上走向成熟, 完成了从民间实用技艺到独立艺术形式的跨越, 彰显出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

(三) 独特工艺: 技艺体系的深度融合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蔚县剪纸形成了一套完整且独特的技艺体系, 工具、材料、刻制工艺与染色工艺相互配合, 共同铸就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工具上, 选用优质钢丝手工打制刻刀, 蔚县剪纸的刻刀普遍为艺人自己用钢丝根据使用习惯亲手打制, 刻刀成品极其单薄锋利和细窄, 一般有大刀、小刀和扭子三种, 大刀刻制长而直的线条; 小刀旋转顺势镂刻出曲线、花纹等; 扭子的刀刃向内侧卷, 是专门用于刻制圆形的刻刀。最显示刻刀功力的即是蔚县特色“戏人剪纸”中的大胡须, 俗称“拉胡子”, 艺人需在几厘米见方的平面上能刻制出上百根胡须, 根根均匀流畅纤细入微, 令人叹为观止。另外刻制戏曲人物中的战袍、鱼鳞纹、开脸等工艺均要求艺人刀法娴熟、刀锋犀利。刻制时垂直入刀, 然后上下动刀, 用力均匀, 不偏不倚, 达到刚健爽直的刀味质感, 艺人们往往以“圆、尖、方、缺、线”来判断作品的刻制效果。

材料方面, 宣纸吸水性强, 便于颜料渗透融合, 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层次, 粉莲纸质地细腻、光泽度好, 适合刻画细腻线条与精致图案。“以刀代笔, 阴刻阳镂”是蔚县剪纸的核心工艺。阴刻用于表现细腻的纹理和阴影, 阳镂则增强图案的立体感与层次感, 二者相辅相成, 使剪纸作品层次分明、栩栩如生。在刻画戏曲人物服饰时, 通过阴刻呈现褶皱阴影, 阳镂突出轮廓与装饰花纹, 生动展现出服饰的质感。染色工艺同样独具特色, 染色前将品色与酒精混合, 制成鲜艳且渗透性良好的颜料。染色时严格遵循操作顺序, 精准掌握颜料浓度和点染力度, 保证色彩均匀、过渡自然。近年来, 晕染、洗染、套染等新技法不断涌现, 进一步丰富了色彩表现, 契合了民间对色彩的审美偏好, 也体现了技艺在传承中的创新发展。

从萌芽到成熟, 蔚县剪纸的历史演进与技艺发展紧密相连, 民俗活动和戏曲文化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独特的技艺体系则是其艺术价值的重要支撑。这种融合地域文化与精湛技艺的发展模式, 不仅成就了蔚县剪纸的独特魅力, 也为后续探讨其与民风民俗、地域文化的关联奠定了基础。

### 三、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符号系统建构

东汉时期传入的多元文化逐渐与本土艺术融合,对蔚县剪纸产生深远影响。传统人物形象、象征性植物纹样等元素频繁出现在剪纸中,形成独特的视觉语言体系。这些元素的融入不仅丰富了创作题材,更赋予作品精神内涵,反映民间对传统哲学的理解与追求,成为文化遗产在艺术领域的具体呈现。

传统哲学中的宇宙观与自然观在剪纸中亦有生动体现。对称循环图案寓意万物平衡与转化规律,展现古代对自然法则的认知;基础元素在表现自然景观时,通过材质属性的相互关系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民间吉祥纹饰融入剪纸创作,几何化的守护图案表达人们对安康生活的向往。长寿主题与祥瑞组合等创作母题,传递出对社会和谐与美好生活的期许,共同构建起剪纸艺术中的哲学表达体系。

传统符号在蔚县剪纸中承载多重文化价值。在文化传承层面,这些图形成为保存古代智慧的重要载体,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艺术形态,增强了群体文化认同。在社会功能层面,特定符号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年节期间张贴装饰性剪纸演变为传递祝福的民俗仪式。集体创作过程促进社区文化互动,形成情感联结纽带,搭建起精神追求与现实生活的桥梁。

符号系统作为剪纸文化的核心要素,其发展脉络与工艺演进相互交织。传统思想为创作提供主题素材与价值内核,使作品超越审美层面获得文化厚度;剪纸艺术则通过视觉转化,使古老智慧在民间广泛传播。这种双向互动深刻影响着地域艺术的演变轨迹,成为解读其文化价值的关键维度。

### 四、地域文化生态中的艺术形态分化

在蔚县,剪纸与传统民俗活动紧密交织。春节时,“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剪纸作品以直观且质朴的艺术语言,将人们对来年风调雨顺、生活富足的美好祝愿具象化,不仅装点门窗,更传递出人们对土地的敬畏、依赖与感恩之情;婚丧嫁娶中,“鸳鸯戏水”“并蒂莲花”等图案在婚礼中象征夫妻恩爱,蕴含着家族对新人开枝散叶、延续香火的殷切期望,是传统婚姻观念与家族文化的生动体现。而在丧葬仪式中,白色或黄色剪纸所营造出的肃穆氛围,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追思与缅怀,遵循着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丧葬习俗,维系着民间社会的情感秩序与文化支撑。同样,在中国其他地域如陕北佳县,春节张贴“老牛丁散”剪纸以辟邪保平安,陕北、甘肃一带则根据天气剪“扫天婆”“碰头娃娃”等,这些独特的民俗现象都体现了剪纸在乡村民俗中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作用,反映乡村生活中的传统习俗、情感和价值观念。

城镇化进程中,蔚县剪纸呈现出城乡二元发展格局。乡村剪纸仍维系着民俗文化记忆,其传

统纹样与节庆仪式深度融合,成为农耕文明的活态载体;城镇剪纸则转向文化商品属性,通过时尚纹样转译和文创产品开发构建起“非遗+”产业生态。艺人在保留阴阳刻、点染等核心技艺基础上,创新融入现代设计语言,推动剪纸艺术在抱枕、灯具等生活场景中的创造性转化。

蔚县剪纸艺术形态分化源于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的差异。乡村地区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结构,传统民俗文化保留相对完整,剪纸艺术紧密围绕民俗活动展开从而成为传统文化记忆的载体。而城市作为现代文化与商业活动的中心,受多元文化冲击和市场经济驱动。乡村面临传承主体断层危机,青年群体流失导致民俗土壤贫瘠,老艺人绝活面临人亡技失风险;城市遭遇商业异化挑战,机械复刻消解手工温度,快餐式生产稀释文化厚度。非遗活态传承亟需建立动态平衡机制:既要通过数字化建档保存传统基因库,又需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在守护文化原真性的基础上探索当代审美表达。唯有在城乡文化生态间架设对话桥梁,方能实现传统工艺的可持续发展。

### 五、当代语境下的传承与发展创新路径

在全球化与本土文化博弈的当代语境下,蔚县剪纸的传承发展需构建多维立体的创新体系。通过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产业活化三大策略,可开拓非遗活态传承的新范式。

教育传承方面,建议构建“启蒙-传习-研究”阶梯式教育体系。基础教育阶段通过非遗进校园培养文化认同,职业教育设置专项技艺课程培育传承梯队,高等教育层面建立非遗研究院开展系统性学术研究。引入非遗传承人驻校机制,形成“师徒制+学院派”双轨培养模式。科技创新维度,建议实施数字化保护工程:运用三维建模、光谱分析等技术构建蔚县剪纸基因库,开发包含工艺数据库、传承人数字档案的云平台;借助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产品,开发数字展览、互动课程及文创游戏,构建“云端工坊”传播矩阵。在产业化路径探索上,应打造“非遗+”融合生态圈。纵向深化文旅融合,构建剪纸主题游学线路、沉浸式非遗工坊等文旅新业态;横向拓展现代设计应用场景,推动剪纸纹样在数字文创、建筑装饰等领域的转译创新,建立跨界IP合作机制。

作为承载燕赵文化基因的非遗瑰宝,蔚县剪纸的当代转化需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在保持核心技艺本真性的前提下,通过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激活传统工艺的现代生命力。这既需要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更需培育社会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让剪纸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异彩。

#### 参考文献:

- [1] 李林娜. 蔚县剪纸的文化遗产及艺术特色研究 [D]. 保定: 河北大学, 2014.
- [2] 乔晓光. 中国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的生活和艺术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13.